

墙头马上遥相顾
一见知君即断肠

如懿传

流潋紫 著

RUYI'S ROYAL
LOVE IN THE

从青梅竹马到帝王夫妻，演绎乾隆皇后乌拉那拉氏传奇一生

《甄嬛传》续篇

流潋紫潜心五年巨著，
如懿乾隆青梅竹马爱情巅峰番外首度公开！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S-BOOKY

博集天卷



如懿传



流潋紫
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宫·如懿传.3 / 流澈紫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404-7924-4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5190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 / 古代言情

HOUGONG · RUYI ZHUAN. 3

后宫·如懿传. 3

作 者: 流澈紫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珣峰 赵 萌 李 娜 刘 霁

策划编辑: 郑中莉 田 宾

特约编辑: 张明慧 王 静

营销编辑: 曹伯丽 好 红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弘果文化传媒

内文插画: 三 乖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06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924-4

定 价: 32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
录

第十四章	茉心	/131
第十三章	择路	/121
第十二章	永琮	/109
第十一章	复恩	/097
第十章	慧贤	/089
第九章	死言(下)	/081
第八章	死言(上)	/069
第七章	春樱(下)	/059
第六章	春樱(上)	/051
第五章	两心	/041
第四章	遥遥	/031
第三章	迷离	/019
第二章	魂梦	/009
第一章	情心	/001



第十五章	甜白	/141
第十六章	踪影	/153
第十七章	远嫁	/163
第十八章	母心	/173
第十九章	琅婼	/185
第二十章	崩恻	/197
第二十一章	暗涌(上)	/207
第二十二章	暗涌(中)	/217
第二十三章	暗涌(下)	/229
第二十四章	困穷	/239
第二十五章	绝念	/249
第二十六章	君臣	/261
第二十七章	姐妹	/271
第二十八章	媚好	/283
第二十九章	私情(上)	/295
第三十章	私情(下)	/309
番外·杭州		/329



第一章

情心



皇帝温沉的手掌有难言的力量，按压着她纷乱而缥缈的思绪。他在她耳畔轻声叮嘱：“如懿，不要动气，不要落了旁人的圈套，心静为上。”这样温暖沉着的言语，听得她心中沉沉一动，不免生了几分依赖之情。

这种依赖，在她初出冷宫承宠的日子里，滋长最甚。一直有噩梦缠绕，那些在冷宫苦度的岁月，内心的惊悸，躯体的痛楚，无一不如蟒蛇将她紧紧纠缠。即便服下安神汤药，昏黑悠长的暗夜里，她仍会断续醒来。

似是察觉到了她的不安，皇帝陪她的时候，明显多起来。好些时候，她在噩梦中醒来，在烛火微弱的光线下，望着床顶雕刻的富贵华丽的吉祥图案，那些镂刻精致洒朱填金的青凤、莲花、藤萝、佛手、桃子、芍药，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。然后，她听到他绵长的呼吸声。他的手臂，始终紧紧揽住她微微散着冷汗的身体，将自己的温度绵绵传递。他的手臂健壮而有力，紧紧包围她，即使在熟睡中也不松懈分毫。她昏昏沉沉睡去，又悸动不安醒来，始终被他裹在怀中，肉身相贴。

那一刻，她泪眼迷离。甚至有那么一瞬，她相信，他一定，一定会陪着自己，共同等待大地黎明的来临。

其实她何必要事事算计，若有人可依靠，事事凭他做主，不也很好。就如阿箬一事，内里再怎么难堪，落在外人眼里，阿箬还是索绰伦氏慎嫔，在宫中谨慎侍奉多年，圣宠不衰，一时暴毙，风光大葬，家中与有荣焉。

皇帝都做得很周全。可是她，却不能不靠自己。冷宫的蛇可以杀死，火可以扑灭，但是环伺身边蠢蠢欲动的毒物，那些躲在暗地里窥伺自己和海兰的人，如何能不怕？这条命，自己若不顾惜，还有谁会处处回护周全？

如懿静默着任由思绪辗转，皇帝含着温意絮絮述说：“朕知道，海兰为了朕生下永琪，吃尽了苦头。你与海兰姐妹情深，她的孩子与你的孩子无异。朕明白你们的辛苦，也心疼永琪这个孩子，所以六宫上下，都会因为永琪的降生而得到朕的赏赐。延禧宫更是得足足添上三倍。”

如懿眼底微带了喜色：“皇上疼爱永琪，自然是海兰和臣妾的福气。只是臣妾怕赏赐太厚，反而惹来闲话。毕竟三阿哥和四阿哥降生时，都未曾这样厚赏呢。”

皇帝的眼笑得弯弯的，他的呼吸轻柔地拂在她的耳侧：“海兰为了这个孩子九死一生，差点连命都赔进去了，朕赏得再多也不算什么。六宫里皇后素来节俭，以身作则，宫中一应份例都减半，连金银器物都不甚打造。贵妃跟着皇后的样子，其余人便更不论了。倒是你，这些日子都操心苦辛，朕一直想好好赏你些什么。想来想去，便为你制了一样东西，从有这个主意到命人去做，其间一切，都由朕亲自操持，好容易才得了。本来就要给你的，结果碰上海兰生永琪，便耽搁了。等下闲些朕便叫人送来给你。”

如懿一心悬在未醒的海兰身上，惊悸难定，一时哪里顾得上皇帝要赐些什么，便笑笑也过了：“皇后娘娘主持六宫，素来以节俭为上。皇上为此物煞费心血，臣妾领恩，只不敢太过靡费了。”

皇帝眉目温然：“有皇后在，你们能靡费什么。也唯有嘉嫔爱俏，打扮得格外精细艳丽些。且嘉嫔是朕登基后第一个生下皇子的，又是李朝宗女，身份格外不同。所以朕想着，这次给六宫嫔妃的赏赐份例，嘉嫔得添一倍才好。”

这样絮絮半日，皇帝也有些倦，便回宫中歇息。夜寒漏静，永琪在乳母哺喂后亦沉沉睡去，空气中浓郁的血腥气渐渐变得淡薄，反添了几分新生儿的乳香。如懿守在海兰身侧，拿着蘸了生姜水的热帕子细细替她擦拭着面孔和手臂。海兰过度疲累后昏睡的容颜极度憔悴，泛着不健康的灰青色。她难过得如同吞了一把酸梅子。这次艰难的生育，几乎要了海兰的命，仅仅是把几个太医赶出宫，又如何抵得过？如懿想了想，还是唤来三宝：“这几日仔

细留意着，看看今晚替愉嫔接生的几位太医，私下和什么人接触了。”

三宝知道轻重，立刻答应着去了。叶心上来点了安息香，劝道：“嫔妃娘娘，小主的伤接生嬷嬷已经缝好，小主也睡了，您要不要也回宫歇一歇？”

如何能歇呢？在冷宫漫长难度的岁月里，都是海兰醒着神守候着她；如今，也该她守看护着海兰了。如懿沉吟片刻，还是微笑：“叶心，忙了一宿，你也累了。本官让蕊心去熬了止痛的汤药，等愉嫔醒了会给她喝。”

叶心答应着下去了。如懿望着东方渐渐明亮的天色，心中的沉郁却又重了几分。

皇帝下了早朝之后便回到养心殿，他新得了皇子高兴，昨夜又替海兰担心，难免有些倦意。他正欲补眠，才进暖阁，却见皇后守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紫参乳鸽汤，笑吟吟地迎候上来。皇帝见她如此体贴，也是高兴，便由着李玉伺候他除了冠帽，问道：“皇后这么早过来了？”

皇后穿了一身暗红绣百子嬉戏图案缂丝缎袍，配着一色的镶嵌暗红圆珠玛瑙碎玉金累丝钿子，斜斜坠下一道粉白荧光的双喜珊瑚珍珠流苏，越发显得喜气盈盈。她端正地福了一福，满面含笑道：“恭喜皇上新得皇子。”

皇帝闻言欢喜：“皇后也得了喜讯了？”

皇后忙欠身道：“臣妾一早起来听闻愉嫔母子平安，当真欢喜，想着皇上肯定也高兴得一夜未睡好，所以特意让小厨房早早炖上了一锅紫参乳鸽汤，给皇上补气提神。”

皇后扬一扬脸，素练立刻捧过汤盅奉上：“皇后娘娘一醒来就嘱咐人备上了，只等皇上下朝来喝。娘娘一番心意，皇上尝一尝吧。”

皇帝掀开青瓷盖盅一嗅，不禁含笑望着皇后，赞许道：“辛苦皇后了。”

料峭冬寒尚未退去，窗下一溜儿摆着数十盆水仙，那是最名贵的“洛水湘妃”，选取漳州名种，由花房精心培植而出，姿态尤为细窈，蕊芯艳黄欲

滴，花色白净欲透，颜如明玉，冰肌朵朵娇小，如捧玉一梭，自青瑶碧叶中亭亭净出。此刻那水仙被殿中红笕暖气一蒸，浓香如酒，盈满一室，连汤饮本来的气味都被掩了下去，就好像自己对着皇帝的一片心意，总是那么轻易被掩去。

想到此节，皇后不觉黯然，却不肯失了半分气度，便勉强笑道：“这水仙开得真好。前些年花房一直进献这些洛水湘妃，皇上总觉得未能臻于至美，如今摆在殿中，想来已经是最好的了。”

皇帝轩然一笑，颇有几分自得之色，若朝霞漫举：“百花之中，朕向来中意水仙，喜爱其凌波之态，若洛水神仙。若是培植不当，岂非损了湘妃意态。”

皇后道：“传说水仙为舜之妻娥皇、女英化身。当年舜南巡驾崩，娥皇与女英双双殉情于湘江。天帝悯其二人对夫君至情至爱，便将二人魂魄化为江边水仙，才得此名。臣妾如皇上一般喜欢此花，便是爱其对夫君忠贞之意。”

皇帝若有所思，望着皇后和声道：“皇后的心意，朕都明白。”他转首看着那凌水花朵，轻声道：“临水照花，朕既是喜爱水仙忠贞之情，亦是深感娥皇、女英对夫君的恭顺无二，若不以夫为天，以君为天，又怎会这般生死不离，一心追随。”他修长的手指爱怜地滑过莹润的花瓣，若薄薄的雪凝在他指尖：“且水仙开在冬日，凌寒风姿，才格外难得。”

皇后端然而坐，只觉得热烘烘的融暖夹着浓浓幽香往脸上扑来，几乎要沉醉下去，失去所有的防备。若然真能这般沉醉，却也不失为一桩美事。自成为他正妻的那一日起，负着富察氏全族的荣耀，担着儿女与自己的前程，何曾有一日松懈过。连这夫妻独自相对的时光，也是隐隐绷紧的一丝弦。她何尝不知道，宫中女子多爱花草，唯有那个人，那个让她一直忌惮的女子，也是如眼前人一般，喜爱这凌寒之花。是不是这也算是她与他不可言说的一点相似？

旋即，她眉目温静。“得皇上喜爱，自然是好的。臣妾听闻今冬江南所

贡绿梅颇多，娴妃素来喜爱绿梅凌寒独开，想来也是深明皇上惜花之情。”她见皇帝并不接话，只是津津有味地饮着她送来的汤饮，心头微微一暖，蕴了脉脉温柔道：“臣妾亦视皇上为天，无敢不顺从。臣妾见皇上为国事、家事烦忧，但求皇上万事顺心遂意，不要再有烦心之事。”

皇帝微有几分动容：“皇后为何这样说？”

殿外朝阳气如金灿，如汪着金色的海浪，一波波涌来，碎碎迷迷，壮阔无比。皇后端庄的容颜便在这样的明朝朝晖下渐渐沉寂下去：“臣妾听说阿箬的棺樽在火场焚化时突然起了蓝色焰火，引得宫人惊慌。而愉嫔虽然产子，但难产伤身，至今虚弱。臣妾担心是否因昨夜的不祥而起，伤了宫闱福泽。”

皇帝停下手中汤盅，凝神道：“皇后是六宫之首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言。”

皇后的语调沉静而和缓，忖度着道：“阿箬罪行罄竹难书，赐死也应该。只是娴妃在宫中公然动用酷刑，还要合宫宫人看着，也太过狠辣。难怪阿箬穿着红衣红鞋上吊，怨气深重。”

细白青瓷的汤盏在皇帝修长的指尖徐徐转动，看得久了，那淡青色的细藤花纹似乎会攀缘疾长，蔓延出数不清的枝叶伸展出去，让人辨不清它的方向。皇帝轻哂，颇有玩味之意：“皇后是觉得愉嫔难产，阿箬死后有异，都是因为娴妃用刑的缘故？”

皇后本靠着填满了兰草蕙萝的沙金宝蓝起绒蒲桃锦靠枕，闻言忙欠身道：“合宫人心浮动，对娴妃议论颇多，臣妾不能置若罔闻。”

皇帝唇边的笑意还是淡淡地定着，眼中却淡漠了下去：“朕说过，皇后是六宫之首。朕曾在年幼时想过，六宫之首若幻化成形，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朕想了许久，应该便如莲花台上的慈悲观音，心怀天下，意存慈悲，不妄听，不妄语，不行恶事，不打诳语。万事了然心中，凭一颗慧心巧妙处置。皇后以为如何？”

檐下的冰柱被暖阳晒得有些融化，泠泠滴落水珠，晨风吹动檐头铁马在

风雨中“叮叮”作响，那深一声浅一声忽缓忽急地交错，仿佛催魂铃一般，吵得人脑仁儿都要崩裂开来。皇后勉强浮起一个笑容：“臣妾妄言了。不过，皇上所说的确是观音的样子，而臣妾虽为皇后，却也只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。皇上所言的境界，臣妾自愧不如。”

皇帝的侧脸有着清隽的轮廓，被淡金色的朝阳镀上一层光晕。他的乌沉眼眸如寒星般闪着冷郁的光，让人读不出他此刻的心情。“皇后说得对，人就是人，但所达不到的境界，也可以心向往之。”他微微一笑，仿若无意般挑起别的话头，“就好比朕身边伺候的奴才，从前王钦为人糊涂，肆意窥测朕意，连皇后配婚的恩典也辜负，朕已经惩处了。如今有他做例，其他人都会本分多了。”

烟罗纱窗滤来翡翠般的明净阳光，西番莲花模样的镏金熏笼内徐徐飘出几缕乳色清烟。皇后温顺垂首，手指细细理着领口上缀着的珠翠领针。那是银器雕琢的藤萝长春图样，繁密的银绞丝穿着紫色宝石勾勒出精细的春叶紫藤脉络，原是她最喜欢的样式，此刻，却只觉得上头碎碎的珠玉射出细碎如针的炫光，一芒一芒戳得她眼仁儿生疼生疼的。须臾，皇后才觉得那疼痛劲儿缓了过去，露出柔婉容色：“皇上的意思，臣妾懂得。是臣妾失言了。原是早起嘉嫔来请安，提了几句宫中异象。但怪力乱神之语，实不该出自臣妾口中。”

皇帝微微颌首：“嘉嫔素来口无遮拦，人却是直肠子，有什么话都不瞒着朕。所以她说什么，你听一耳朵便罢了，不必事事过心。皇后更应该弹压流言，免得宫中妄语成风，人心生乱。”

皇后恭谨道：“臣妾回去后会训示官人，不许他们胡言乱语。另外愉嫔生子，臣妾也会去宝华殿还愿，祝祷五阿哥康健平安。”

皇帝见皇后的脸容渐渐有雪色，也有些不忍，他握住皇后皓腻的手腕，切切道：“五阿哥很好，四阿哥更讨朕喜欢。可皇后，朕与你还是要有个嫡子子的。”

皇后心头一暖，不免伤感，见皇帝倚窗而坐，这样风姿秀逸的男子，

如玉山巍峨，纵然光华万丈，她却只能高山仰止，只能由着如是情意，默默淌过。只是此刻，他的欣慰和欢喜也是对着她的，倒并不像是只为添了个皇子，更是多年夫妻的一份安慰和亲近。不知怎的，她心里便软了几分。

皇后含着朦胧而酸楚的笑意：“皇上，臣妾侍奉您多年，必有许多不是之处。可臣妾一心所念唯有皇上，定会生下嫡子，以慰皇上心愿。”

皇帝握一握她的手：“皇后，无须说这样的话。”

皇后盈盈睇着皇帝，不觉泫然：“臣妾身为皇后，是不该出此软弱之语。可臣妾上有皇额娘，下有公主，又有母家荣华。可臣妾所能倚仗的，不过是皇上而已。”

皇帝轻嘘一口气，轻抚她肩头：“皇后的心思，朕懂得。皇后亦不要自怨自艾了。”

他懂得么？皇后在心底里悲楚地笑出来，宫里的女子那么多，对着他个个都是笑靥如花，自己的艰难辛酸、如履薄冰，他如何能懂？就如她一般，哪怕相伴多年，很多时候，他的心思，她也是难以捉摸。

一世夫妻，唯有表面的荣光……

皇后这般念着，转身处，终于忍不住低首落下泪来。

第二章

魂梦



海兰醒来是在黄昏时分。彼时如懿已守了她一日，累得腰肢酸软，不过咬牙挺着罢了。李玉在午后时分便已来过，千珍万重地将一个玛瑙巧雕梅枝双鹊捧珠镶盒交到她手中。那镶盒以大块深红与雪白的双色玛瑙挖成，白玛瑙为底，质地细腻，中间夹杂白色或透明纹路，留出鲜艳的俏色深红玛瑙雕出梅枝，枝干虬曲，花朵盛放，面上嵌青金、珊瑚、绿松、碧玺和水晶，点缀出碧叶红梅雪光明耀之样，两侧以珍珠浮雕衔环铺首，中间一颗拇指大的贝珠包金为纽，一看便知是连城之物。

李玉在她身侧，悄声道：“只为这盒子上的梅花，皇上便画了不下百次，真真是用心。奴才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娘娘在冷宫的时候，皇上虽然不闻不问，但一人书画的时候，画的梅花比往日里多多了。原可从那些里头挑一幅好的便是了，可皇上还是觉着不够好，又画了好些，叫工匠们细细描摹了，做得不好便废置。饶是这样，这盒子也是出到第三个才好，只可惜了前头那些好玛瑙。啧啧！”

如懿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只是道：“这算是千金换一笑么？”

李玉哪里懂这个，摇头晃脑继续道：“这盒子也罢了，小主快打开看看里头的东西，那才叫用心呢！”

如懿见海兰尚未醒来，遂打开一看，只见两掌大的玛瑙盒子里，罗列着一排排绿梅的花苞，盈盈未开，如绿珠点点。更有一薄薄的红梅胭脂笺，她

取过展开，却是皇帝亲笔，写着“疏疏帘幕映娉婷，初试晓妆新”^①。

那字写得小巧，如懿几乎能想见他落笔时唇角得意的笑纹。她眉心微曲，诧异道：“如今是二月里了，哪里还来这些含苞未放的绿梅？”她轻轻一嗅：“仿佛有脂粉的香气，并不尽是梅花香？”

李玉笑得合不拢嘴，拊掌道：“可不是？先用密陀僧、白檀、蛤粉、冰片各一钱，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芷、白芨、白莲蕊、白丁香、白茯苓、白蜀葵花、山柰、甘松、鹿角胶、青木香、笃耨香研至绝细，和以珍珠末、蛋清为粉。然后寻最巧手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梅花苞，把这粉小心灌进花苞里，用线扎其花尖，将粉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，再藏于玛瑙盒内，静置足月。如此花香沁粉，更能令面容莹似白梅凝雪，乃汉宫第一方。皇上知道小主喜爱绿梅，便称此物为绿梅粉，专供小主一人所用。”

李玉说得畅然尽兴，如懿只听到笃耨香一节，已经暗暗惊动。她出身贵戚，寻常宝物自然入不得她的眼，便是皇帝也每每好与她谈论奇珍。皇帝所用制香粉之法，传自明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的玉簪花粉法，只是玉簪花能存香粉，绿梅花苞却难，且用料更为奢华珍异。那笃耨香出真腊国，乃树之脂也。其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笃耨，盛夏不融，香气清远，实在万金难得。如今却轻易用来做敷面香粉，珍重之余只觉心惊，若是为旁人所知，不知又要惹来何等闲话是非。

李玉极是乖觉，忙低声道：“用什么东西做这绿梅粉，都是皇上亲自定下的，所以内务府并不曾记档。”

不是不感动的。他记着她喜欢绿梅，惦着她的容颜憔悴，盼着她红颜如昨，为此不惜费尽心思，靡尽珍宝。但是在冷宫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之后，这些感动也仅仅只是感动而已。身外华物，哪里抵得上腔子里的一口热气，绝境里一双扶持的暖手。

^① 出自宋代词人赵师侠的《朝中措》。全词为：“疏疏帘幕映娉婷，初试晓妆新。玉腕云边缓转，修蛾波上微颦。铅华淡薄，轻匀桃脸，深注樱唇。还似舞鸾窥沼，无情空恼行人。”描写女子妆容之美。

珍重连城，也不过是一座城池的代价而已。

所以，再欢悦，亦有凉薄之意，沁染入心。然而她面上还是笑的，思忖片刻，取过笔饱蘸了墨汁，用一色的红梅胭脂笺一字一字郑重写道：“梅梢弄粉香犹嫩，欲寄江南春信。别后寸肠萦损，说与伊争稳。^①”写罢，便依旧封了交予李玉手中。“只许教皇上瞧见。皇上见了，便知本宫心意。”她想一想，又道，“你虽有心帮我，但面上不可露了分毫。王钦之事后，皇上最不喜宫人窥测他心意。你到这个位子不易，一切小心。”

李玉诺诺离去，她方将那绿梅粉并玛瑙盒交予蕊心一并送回了翊坤宫中。半倚在榻前，闭目凝神的瞬息里，想起自己所写，原是欧阳修的《桃源忆故人》，她只写了上半阙，却不肯写出那下半阙。只为上半阙的相思，便也是下半阙里她三年冷宫韶华苍苍的哀情。

“小炉独守寒灰烬，忍泪低头画尽。眉上万重新恨。竟日无人问。”她低低呢喃，在暖融融的殿内细细抚摸自己的十指。与旁人不同的是，她的手固然也戴着宝石嵌金的戒指，佩着华丽而尖细的珞琅点翠蓝晶护甲，纤手摇曳的瞬间，那些名贵的珠宝会映出彩虹般的华泽，曳翠销金，教人目眩神迷，可是细细分辨去，哪怕有鹅脂调了珍珠蜜日日浸手，但天气乍暖微寒的时节，旧时冻疮的寒痛热痒，无不提醒着她岁月斧凿后留在她身体上的斑驳痕迹。

唤醒她迷蒙心意的，是海兰初初醒转时低切的呼唤：“姐姐。”如懿如梦初醒，不觉大喜过望，才觉得悬着的一颗心实实归了原位。海兰虚弱地靠在宝石绿榴花喜鹊纹迎枕上，红红翠翠的底子锦华光灿，愈显得她的脸苍白得如一张薄薄的纸。她的神思仍在飘忽：“姐姐，真的是你？”

如懿握住她冰凉的手：“海兰，是我。我在。”

海兰嘘一口气，迷茫道：“姐姐，我以为自己熬不过来了。”

① 出自宋代词人欧阳修的《桃源忆故人》，全词为：“梅梢弄粉香犹嫩，欲寄江南春信。别后寸肠萦损，说与伊争稳。小炉独守寒灰烬，忍泪低头画尽。眉上万重新恨。竟日无人问。”此词诉说女子相思之苦，情思之哀。